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八卷

周英如 昭武之東某市鎮，嘗張雜局。士女冶游，竟日連袂舉袂，紅霧幕衣。有少年姜某，仰見西樓一女子，憑窗凝望，與樓前矮屋薔薇化綽約爭麗，絢成妙彩，遂仰睇不移。女亦秋眸專注，目成焉而神癡也。比日斜人散，兩人猶相對而望。有見者嗤之，始各避去。

次日姜復往，女已先在。樓高而屋隔，語不可聞。姜以手中素帨，裏約指金環擲諸樓上，女報以腕釧一枚，遂掩窗而入。女蓋周姓名英如，依母以居。父某為茶商，遠出矣。姜故悉其根芽，伺黃昏無人，伏其家寢門之右。既而鳥棲人定，潛窺英如之閨，閨已扃見英如獨坐燈下，絮絮與燈語。姜以腕釧觸窗櫺，以聲致英如。英如訝然，問曰：「誰？」姜曰：「我也，腕鍾在此。」英如復大驚，趨至窗下悄語曰：「速去！遲且敗。」姜求啟戶再三，英如終不可。姜曰：「君豈畫圖耶？何顏如玉而心如石也？」英如祈之曰：「幸相愛，何忍陷我？乞從後戶出，更思遠策，今不能納也。不聽，我乃呼！」姜懼，乃遁還家，鬱抑殊苦。

俄聞叩環聲，啟門，則小髻弓鞋滿身香露者，英如至也。謂姜曰：頃者拒君，良非不得已，而思君彌迫，故轉就君。」姜大喜過望，遂締衾席之好。將曙，英如去，夜定則來，如是者數月。

於是姜年幾冠矣。其父亦服賈於外，其季父主家政焉。以姜尚未室，一夕論婚，擇焉而未決。姜甚恐，欲白母而聘英如，乃先告英如，而與之策。英如意殊懈，請媒諸其家，乃反不欲。姜竊怪其故，又疑其曉夜獨行，略無所阻，亦卒無覺者，非弱女子所能，必有異。且俟英如去，尾而追之。出門數武，已飄然失去，大詫而返。潛訪諸其居，則英如固已死矣，始悟所接者，英如之魂也，為之悲痛。

是夕英如至，笑曰：「君謂我死耶，姑勿畏！吾導君往見一人，足祛疑抱，而慰君懷感之情。」使姜憑其肩，攜之以行，若飛燕驚鴻之迅，歛至一城中。巷市曲折，殿閣相比。及大第之門，雙獸齧環，寂然虛掩。排而進之，蘭芬桂棟，暖若仙居。內有鏡堂焉，四壁皆鏡，冷光逼射，眉發皆寒。西南隅懸一響板，英如彈以指，冷然一聲，便有數女子連翩而出。影入鏡中，花紅玉白，迷離遠近。中有一女，宛如英如。卻顧英如，儼然在側也。而再視諸女，忽復不見。方欲致潔，英如曰：「此上清瓊館，不可延行。即曳其裾，引之徑出。」

旋至家，乃謂曰：「英如與君，空有解佩之緣，合當數面，盡於此矣！吾非英如，狐女也。實有夙分，慮君之情將專一於英如，故彷彿其容，見於左右。疑竇既啟，良緣斯盡，今亦訣矣！」姜不及挽留，已霞舉而逝。始悟所接者，並非英如之魂也。卒媾於他姓。

廬山怪

奉新宋孫侶外史，嘗以壬子七月之望，宿廬山絕頂僧寺中。夜半矣，明月滿天。徐聞風颯颯有聲，落於高樹之杪，中有歌者、語者、笑且罵者。訝而窺之，見數武之外，地勢平坦，眾影紛然，略如人間演劇狀。藉草為茵席，因樹為屏幃。金鼓絲竹之聲，作於樹上，節奏殊妙。衣服冠帶須鬣械仗之屬，亦率類梨園。念空山靜夜，焉得有優伶若此？心知其怪，姑伺之。裝演十餘幕，莫知其色目；嘔啞歌唱，亦不知其何曲也。

已而數人相和，歌聲甚朗。歌曰：「吸日精，蝕月華，諸君妄意凌煙霞。煙霞墮地失顏色，但見玉水生桃花。桃花一萬片，飛入陳王家。仙人化作塵與沙，秋風吹雨打閒衙。南樓美人嗟復嗟！湖中不見東來槎，空山夜半啼棲鴉。」隨其聲而記之。俄有金光從空下，乃一頭陀，狀甚怪，大聲叱曰：「何物邪魅，敢爾喧擾，法當死！」卓錫一聲，則眾形盡變，其演技者皆獸也，而其司器者鳥也；轉瞬之間，歛然俱滅。

孫侶以癸居三月卒於京師，卒之前數日縷述於餘。不知其果然否也。

戴公

有戴公者，少任俠。其鄰人貸豪者金，無以償，豪者迫奪其女。戴怒，殺豪者，亡走五嶺間。

晚坐楓林，遙見少年從數騎來。丰儀軒邁。見戴即下馬揖曰：「先生幸過僕，僕請執鞭！」戴愕然曰：「何敢！」少年曰：「先生幸過僕，僕將有巧於先生！」戴問：「所欲云何？」少年前跪曰：「先生不過僕，仆死不敢言。」戴怒曰：「言則言耳，何卑屈乃爾？餘不耐此姝姝者！」少年叩頭流涕曰：「老父與波利君不協，數戰於赤谷之野，為飛戈所中，傷其左臂。藥窮矣，唯得生人肝一寸可以療之。求之數萬人，無肯與者。苟不肯與，強取無益也。聞先生之義，忘身急入，敢以請！」戴笑曰：「此孝思也，吾豈惜之？」即引佩刀自剖腹，截肝授以少年，熱血淋漓，殷及於履。少年歎曰：「真天下義士！」隨出藥傳創，創立復，乃殊無所苦。少年持肝頓首謝，即馳馬而去。戴頗異之。

時豪者子訴之官，捕戴不可得，則執鄰人而鞫之，務言戴所在，拷掠甚慘苦。戴聞之，歎曰：「我實殺人，復累人。何生為？」遂歸自訟，赴獄中，脫其鄰人。案乃定，刑有日矣。有叟來視之曰：「餘，昔少年之父也。披肝之惠，夙夜弗忘，故來免義士於難。」因出大竹一節，解其係而係竹焉。桎梏鈕鑰之具，頓之如拉朽。叟攜戴出獄，監守之吏見而弗問，門壁城垣亦無所障阻。徑從叟步出郭外，繁星羅天，隴坂微白。

行不百步，入一山，林木蔚密，不復辨途徑。初聞履下落葉瑟瑟作聲響，已覺兩足無所著，有類躡虛。比曉，進止一石屋，虛明洞達，煙霧滿宮。出而曠覽，則飛鳥在下，碧落可探，身在層峰之頂矣。遠見雲中一拳倒影入海。叟曰：「天台也，餘無所睹焉。」叟引戴遍歷山徑，花草禽鳥，多非世有。屋前一大樹，垂夾癭癭，其實如豆，乃仰以為食。經數日，叟謂戴曰：「此地孤高，不可不至，亦不可久處。吾舊有田廬在牛女之墟，今欲與義士偕往。」戴從之。

盤行曲折而下，始達於人境。道路跋涉，無異尋常，非復向者所飄忽。既至，則村郭室屋飲食服用，亦悉如眾人，亦有廝役供指使，鄰里親舊過從問訊者。其地乃汀水之南，漳水之西也。

其明日，有白雁雙翔集於庭階，羊豕雞魚之屬，皆自行而至。叟太張供具，銀燭金尊，輝映簾幕，始笑謂戴曰：「吾有故人居石鏡山下。聞其女端好福相，甚宜室家，知義士尚鮮妃匹，已為君媒定。今乃吉期，行至矣。宜易冠服，整備作新郎。」戴驚喜稱謝。俄而絲竹貫耳，儀從甚盛，香車及門外。戴俟於堂著，贊拜如禮。導人青廬，則釵光釧響，袖香扇影，迷離於脂奩鏡台之間。戴雖偉丈夫，鐵石心腸，至此神骨俱靡也。於是賀客履相錯，宴樂者累日。

然獨不見少年。戴疑之，以問叟，叟曰：「偶出勾當，逾月即返耳。」戴信之，而終以越獄遠竄，心不自安。隱隱偵其消息。乃聞人言：「戴固已伏法，未聞其逃也。」大訝其故，以問叟，叟笑曰：「亦無他，前所繫大竹，即吾兒子代公抵罪矣。」戴駭絕號慟，慷慨曰：「某罪本不赦，又禍郎君，奈保復偷活？」遂取刀自刎。叟奪其刀作色曰：「義士何獨為君子？義士能剖腹，兒子不能斷頭耶？況彼尚可生，義士反趨於死，計亦左甚矣！」戴乃止，而詰其由。叟曰：「新婦當知之。」戴退問婦，婦出一碧玉如意授戴曰：「君去西北七步，有巨石如盤。以如意擊之，石當開。中有紫筍長尺許，即袖歸以獻翁，無失。」

如言，果得之。叟植筍庭中，須臾解籜成巨竹。竹忽裂，一人自竹中走出，乃前少年也。相見各大笑。謂戴曰：「為君故，歷此一劫，大事畢矣！」又曰：「吾屬皆神仙中人，以豪氣未除，欲物色人間奇士，登之寶籙。君俠骨非常。是以在此。今姑以此宅讓君，與賢偶暫住人間。異時解脫，會當長晤。吾從老父先去矣！」遂與叟俱逝。

戴六十餘，無疾而卒。葬之日，其棺輕焉。婦齒亦界五六旬，少好如昔。戴卒之翼日，忽失所在。戴以避仇匿處，本姓不著，戴其變姓也。

心疾

魏某觀獵於南山。有鹿躍而過其身，魏驚倒，眾救而歸，心猶悸，志忑不已。夜半，覺胸間豁然若剖，百體若解散，有物自空中飛出，少焉乃止。於是見其家人，皆絕不相識。生平所事，無復記憶者。視其狀，若迷若忘。與人言，語謬亂而不可以理。眾咸以為祟，守而治之，累日了無效。一夜，有言於室者無見也，眾懼而相語曰：「鬼。」則答曰：「否也。」又曰：「妖。」亦曰：「否。」魏忽覺胸如物觸，問胸中語曰：「我非我，即子也。子非子，即我也。」遂寂然。魏瞿然捫心，忪忪者久之，病乃復。

非非子曰：宋陽裡華子病忘，朝取而夕忘，夕與而朝忘。在途忘行，在室忘坐，亦失其心也。賴魯儒生治之，七日而瘳，今乃自復焉，幸矣。

癡女子

昔有讀湯臨川《牡丹亭》死者。近聞一癡女子，以讀《紅樓夢》而死。

初，女子從其兄案頭。搜得《紅樓夢》，廢寢食讀之。讀至佳處，往往輟卷冥想，繼之以淚。復自前讀之。反覆數十百遍，卒未嘗終卷，乃病矣。父母覺之，急取書付火。女子乃呼曰：「奈何焚寶玉、黛玉！」自是笑啼失常，言語無倫次，夢寐之間，未嘗不呼寶玉也。延巫醫雜治，百弗效。一夕，瞪視牀頭燈，連語曰：「寶玉寶玉，在此耶！」遂飲泣而瞑。

俠君曰：《紅樓夢》，悟書也？非也，而實情書。其悟也，乃情之窮極而無所復之，至於死而猶不可已。無可奈何，而姑托於悟，而愈見其情之真而至。故其言情，乃妙絕今古。彼其所言之情之人，寶玉黛玉而已，餘不得與焉。兩人者情之實也，而他人皆情之虛。兩人者情之正也，而他人皆情之變。故兩人為情之主，而他人皆為情之賓。蓋兩人之情，未嘗不係乎男女夫婦房帷牀第之間，而絕不關乎男女夫婦房帷牀第之事，何也？譬諸明月有光有魄，月固不能離魄而生其光也。譬諸花有香色、有根蒂，花固不能離根蒂，而成其香色之妙且麗也。然花月之所以為花月者，乃惟其光也，惟其香色也，而初不在其魄與根蒂。至於凡天下至癡至慧，愛月愛花之人之心，則並月之光、花之香色而忘之，此所謂情也。

夫世之男女夫婦莫不言情，而或不能言情之所以為情。蓋其所謂情，男女夫婦房帷牀第而已矣。今試立男女於此，男之悅女，徒以其女也悅之；女之悅男，亦徒以其男也而悅之。則苟別易一男女，而與其所悅者品相若。吾知其情之移矣。情也，而可以移乎？又苟別易一男女，而更出其所悅者之品之上，吾知其情之奪矣。情也，而可以奪乎？又使男女之相悅，終不遂其媾，則亦抱恨守缺，因循苟且於其後，而情於是乎窮矣。情也，而可以窮乎？即使男女之相悅，竟得如其願，則亦安常處順，以老以沒，而情於是乎止矣。情也，而強可止乎？

故情之所以為情，移之不可，奪之不可，離之不可，舍之猶不可。未見其人，固思其人。既見其人，仍思其人。不知斯人之外更有何人，亦並不知斯之即是新人，乃至身之所當、心之所觸、時之所值、境之所呈，一春一秋，一朝一暮，一山一水，一亭一池，一花一草，一蟲一鳥，皆有淒然欲絕，悄然難言，如病如狂，如醉如夢，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之境，莫不由斯人而生，而要反不知為斯人而起也。雖至山崩海涸，金銷石爛，曾不足減其毫末，而間其須臾，必且至憾於天地，歸咎於陰陽；何故生彼？並何故生我？以至形朽骨枯，神泯氣化，而情不與之俱盡。是故情之所結，一成而不變，百折而不回，歷千萬劫而不滅。無愜心之日，無釋念之期。由窮而變，變而通，通而久，至有填海崩城，化火為石，一切神奇怪幻，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者，斯即有靈心妙舌、千筆萬墨，而皆不能寫其難言之故之萬一：此所謂情也！夫情者，大抵有所為而實無所為者也；無所不可，而終無所可者也；無所不至，而終無所至者也。兩人之情，如是而已。不然者，男女夫婦，天下皆是也；房帷牀第之事，天下皆然也。奚必兩人哉？知此乃可以言情，言情至此，乃真可以悟。

或曰：「《紅樓夢》，幻書也，寶玉，子虛也，非真有也。女子乃為之而死，其癡之甚矣！」嗟乎！天下誰非子虛？誰為真有哉？癡者死矣，不癡者其長存乎？況女子之死，為情也，非為寶玉也！且情之所結，無真不幻，亦無幻不真，安知書中之寶玉，夢中之寶玉，不真成眼中之寶玉耶？則雖謂女子真為寶玉死，可也。

惡鼠

某惡鼠破家，求良貓，饜以腥膏，眠以氈罽。貓既飽且安，率不捕鼠，甚者與鼠遊戲。鼠以故益暴。某怒，遂不復蓄貓，以為天下無良貓也。因設機，鼠弗蹈；餌以毒，弗食。某怒鼠，殆無虛日，然無如何也。他日失火，焚廩及寢矣，某趨出門外，大笑不止。鄰人為撲滅，某大恚曰：「鼠輩方殲於一炬，諸君救之，何也？」

俠君曰：餘甲辰家居，屢厄於社君。室中木器殆無完者。暴門之聲，夜作於樓上；雖熟寢，每為驚覺，餘固弗較也。其後理架上書冊，鼠跡縱橫，於是亦有惡焉，乃檄貓捕之。而家有一貓，性不嗜鼠，迥與常貓異，捕不捕，未可知也。口誅筆伐，聊快餘志，雖一時戲作，追錄於此。良足助此公張目。某檄曰：

噫嘻哉鼠也！金枷敗類，火洗餘妖。肯良象之光明，屬子辰子陰暗。播須弄點，滿腹藏貪。挾五技以偷生，持兩端而避患。異乎君子，不嫌徑竇之羞；譬諸小人，共猶穿窬之盜。遂乃捕逃有藪，封植多方。恃憑社之難熏，謀處倉而逸獲。戶庭不出，儋石常儲，何老饕之無厭，猶小竊之不已。穴居若墓，時礮穿墻之牙；粒食如山，不果飲河之腹。尋魚盤盞，盜肉庖廚。入囊拊牀，既驚宴坐；翻盆窺髻，更攪清眠。庭礎樓焚，憑陵而暴門；冠箱衣笥，滅裂而遊行。斯已難容，吾猶不問。乃至閒牀塵跡，波及連屋圖簽；高架雲編，資為循牆階級。丹黃剝蝕，餘方苦亥豕之訛；縹碧耗殘，爾更助蚶魚之虐。雖百城徒擁，未免可羞；而三篋煩志，豈能無憾？

嗚呼！烏圓不作，白老難求，方幻化之無窮，詎鴟銜之可盡？發機匪易，掘隧仍難。遂以丸而旋來，卻以刀而不畏。寸光晝暈，萬狀宵興。跳梁已過於懸猿，營窟還多於狡兔。見忘吐腸之悔，稔惡不悛；即置剖腹之刑，餘辜莫追。惟爾貓奴，實稱鼠將。循名核實，非徒誇飯鴨之能；積事程功，寧虛有銜蟬之表？況乎修魯直之聘，禮數良優；護放翁之書，職司攸重。豈其花陰趁蝶，雅好清閒；楸局翻棋，徒供戲弄。以致室無完器，案有殘箋，聽若輩之公行，如強鄰之逼處。甚或薄荷沉醉，苦竹橫陳，縱奪食而無爭，便同眠而不拒。扼喉真俟於來世，鋸耳定卜於何年？雖曰慈悲，得毋懶惰？尚及全更雞德，大奮虎威；暫開似線之眸，速掉如蛇之尾。尉茲宵小，殲厥渠魁。庇及梳枷，勛存幾席。途原非遠，姑同人灶之行；味即不佳，聊當餐魚之飯。庶幾眠氈藉毯，略用武於爪牙；亦免撤瓦張羅，差解嘲於耳目。噫嘻！詰貓無計，將求許邁之書符；磔鼠惟文，竊比張湯之斷獄。檄下，如律令。

忘誤

某夜夢鄰人招飲。旦而詣之曰：「公何事召客？」主人訝然。某亦徐悟曰：「殆夢耶！」大慚欲出，主人笑留之，為具食。他日，鄰真召之飲，某疑亦夢也。使者敦促至再，始敢赴。

又有某公者，嘗自外人，見其妻共男子款語，大怒，更不審視，遽上常叱曰：「何物狂子，白晝公然調人婦！」妻話曰：「瞽也，何妄言之甚？」某因諦視之，妻弟也，惶恐笑謝。後其妻私一少年，值某於寢門，奔去，某愕然，徐憶前事，以為妻弟也。詰妻曰：「舅何一勿遽？」妻因給曰：「恐復見叱耳！」某信之，亦更不憶面目之不似。

又李某者，性紕繆。裡中歲暮家書郵至，諸商於外者，其家各就郵索書。李遽聞之，亦往索。郵問：「公何人在客？」李恍然曰：「固無之。」一笑而返。

又某公者，嘗晝寢，同儕者戲剪其髻，僅存萌繫。某醒亦殊忘之，妻見而大笑，問公髻安在？某台探頭，記向果有髻。適有剃髮者過其門，遂疑髻為所薙去，徑執而拳之。其人駭問，得其故，力辨乃解。

或假某公衣數日，送還之。某已不記，但問曰：「欲質耶？估耶？」或因詭應曰：「亦估耳。」與往復競價，竟以數千錢買之。

某生就傳於外，數歸視其妻。一日者。又將歸矣，其友伺其睡，戲取灶煤畫圈於其腹，生固弗覺也。及生來，友故避而出於

外，遲回而後入。生問曰：「公何之？」友故不即答，又故作忸怩之色。生詰之，友乃長揖曰：「公素長者，又厚昵於我，我不忍復欺公，然公不罪我，我乃敢相告！」生曰：「諾。云何？」友曰：「適訪公於家，公已出，暫遇賢夫人，蒙其眷愛。」生駭然未信，友曰：「其臍下有圈，吾所畫也。」生大怒趨歸，見其妻，亦更不他語，趣解衣而驗腹焉，果有圈，始數而詬之，拂袖竟出。偶就溺，見己腹有圈，始悟其印也。復歸，妻已掛梁間幾死。

某氏女將嫁，其母戒之曰：「婿家不可深恃也，須自計以防厥後。」女曰：「諾。」既嫁，數盜錢穀藏母家。姑覺而出之。母乃謂女曰：「吾固曰不可恃也。」

縣中代人受杖者曰毛鬼。某乙聞而慕之，乃代某甲杖，與之二金。既受杖，楚甚，急以二金賂行杖之隸，杖乃輕。乙出謝甲曰：「非公金為賂，杖幾死。」

蝦蟆作雹

京師某公，嘗參喇嘛章嘉師。適兩雹，問雹何以成？師漫應曰：「蝦蟆所作耳。」某公意其誕，師曰：「姑志之，異日見之當信耳。」後某公以事西出嘉峪關，值天昏欲雨，止野廟中，見土人聚觀河上。問何故，曰：「視蝦蟆作雹。」某公頓憶師語，近觀之，見蝦蟆千萬銜岸上土少許，復飲水河中，已，張口岸上，口中皆雹也。大者成大雹，小者成小雹，須臾吐之，風捲而去。

水先生

順治中，虎賁某公者，延水先生傳其子。水蓋越人，年可四十餘，風貌衝藹。某休退之暇，常與晤言，頗契洽，蓋賓而友之者也。水每值三六九日，必出訪友人。積二年。某偶宿齋中，與水對榻。一夕漏下俱寢矣。夜中某覺，見水坐燈下，身已急裝，匕首照人，氣若鬼神，非復故態。乃佯寢以偵其變。俄焉門啟，剗然遂去。某駭而俟之，將曙，門復啟，水至。提人首累累滴血，徐取藥彈之，皆縮小，盡納口中，滅燭就枕睡。某悸甚。明日，水問曰：「夜來須見否？」某諱之。水笑曰：「形跡既露，敢不告公？昔闖賊寇亂，某從其副小紅狼，知其無能也，去之。賊乃恨我，誘殺我父母妻子，我方欲報之，會大兵入關，妖孳隳除。知此賊遁去，廉之數年，今始畢之，向之屢出，良為此耳。公過我殊厚，然不可留。」乃別而去。

陶金鈴

姑蘇小伶陶金鈴，本良家子。少業儒，嘗赴郡應童子試，旅於城南賣酒家。夜夢某觀察宴客，召梨園長樂部佐酒，演《玉簪記》，所謂潘必正，陳妙常者也。金鈴故不習優，亦殊自忘之，扮妙常而登場焉。管弦金鼓之間，進止合度，而聲情特妙。

樂闌賓散，諸伶皆退。觀察獨召之入內，小酌於媚香之樓。翠鈿紅袖，姬侍如雲。金鈴是時年十有五矣，雜坐其間，星眸環照，莫敢誰何。一名繡云者尤麗，其屬意金鈴也亦尤厚。於是次第度曲，競鬥歌喉，間有誤處，使金鈴正之。後堂絲竹，視當聲為勝。

已而觀察曰「舊曲習聽，宜各奏新聲。」一姬乃唱曰：「裊裊腰肢細，是樓外垂楊，教人旖旎。曉鬟偷學暮鴉飛，更瓊梳小掠春雲膩。新月纖纖，剛描一線，賽不守兩彎眉翠。問鞦韆錦索係羅衣，直恁蓮勾飛起，為前日雙燕來時，鬥他剪水凌風戲。單消受不慣香醪滋味，倩郎君轉倩桃花，替儂家今夜為郎沉醉。」觀察顧金鈴笑曰：「汝權為桃花可也。」遂酌以飲之。金鈴亦取大門，引滿奉觀察。一姬繼唱曰：「燭花兒分外光燦，酒波兒分外香馨。宮紗扇子裹著袖兒擎，背面兒漏出梅花影，閃爍了郎的眼睛。偷覷了幾回，只是不分明。登時惱亂狂蜂兒的性。這一夜是何等恩情，何等光景。到如今隔著紙兒喚不應，對著帳兒呼不醒，敢則是你儂故意兒薄倖。」觀察大笑，為連舉數觥。

一姬又唱曰：「窗紗密密，簾押重重。圍住了一樓春夢，透不出一線兒春風。海棠全是舊時的紅，盼不上黃昏細雨沾花重，有多少風催雨送，倒不教豔色竟成空。不敢惱公，不敢惱儂，恨孤鸞無故飛入儂的命宮，甚因緣把紅絲牽動？」一姬唱曰：「鳳簫兒吹得人魂靈飄飄，箏弦兒撥得人情絲裊裊，玉笙兒吸得心花搖，檀板兒拍得淚珠兒掉，一聲聲都是斷腸鳥，唱得櫻桃唇焦、蓮花舌翹，意思兒仍是沒分曉。好模糊的相思曲調，準備著銀壺漏盡金雞叫。」或風情之靡曼，或哀怨之纏綿，金鈴斯時若近若遠，若危若安，嗒焉坐忘，不疑身在人間也。

最後繡雲發聲，聲尤掩抑不可聽。其詞曰：「一抹青螺，一寸橫波。甚玉兔化身，渾似嫦娥。饒是聰明，真假雌雄猜不破，一霎時春愁無那。周旋迴避，盡教人兩般都錯。卻待恁般才可。料不是聞清歌，喚奈何？小黃鸝飛上花梢坐，花枝忒煞多，怎到得吾儂兩個。此意同緘鎖。上天日月，下地山河，眼前燈火，只落得儂知他意渠憐我。」時觀察已中酒昏然，故然女歌詞俱不聞也。」

少頃，這金鈴出宿於西軒。金鈴甚惆悵，伏枕凝想，恍惚成寐。忽夢一侍兒來請，遂引之至一閣中，香獸氤氳，珠翠溢目。卻見繡雲宛然在榻，起迎金鈴。遽相偎倚。金鈴私問：「觀察亦安在？」繡雲曰：「此時尚關渠事耶？幸復無慮。請君為潘郎，吾為陳姑，復演《竊詞》一折耳。」金鈴喜甚。方欲舉帷，忽聞簾外鸚鵡連呼：「相公來！」繡雲推之，乃驚寐，則身仍臥西軒中。

且悔且憶，而譁然一聲，忽復張眼，則身實臥賣酒家，並非西軒也。朝暾射牖，攬衣遽興。而雀方鬥於兩簷間，破瓦在地焉。深自嗟訝，蓋夢之中又占其夢矣。夢中情事，記之了了。他日以所演《玉簪》，質之梨園，節目皆合。

金鈴由是竟善謳。試度他曲，過耳輒能。既而學使者按試，金鈴不見錄。而聞他郡梨園果有所謂長樂部者。潛往訪之，則部中諸伶恍然如舊識。益訝向者之夢良非偶然，殆數也。乃易士而優，隸長樂部，聲伎為一時之冠。大江南北，轉徙經年。果又有所謂某觀察者。一日置酒宴客，果召長樂部奏技。至則台榭猶是也，賓客猶是也。是日果演《玉簪記》。酒闌客散，果召之入內小飲。觀察諸姬又皆如舊識。桃源重來，槐安真到，事境雖是，而情轉深矣。既而鶯簧珠串，歌管皆同；酒盞觥籌，笑言無異。惟繡雲玉肌瘦損，蛾黛淒然，終席無一語，不復歌前日之曲，此其小變也。

及小酌既罷，金鈴果出宿西軒，欵然入夢，夢入於繡雲之寢。心懲前事，不暇他語，欲亟遂幽歡以償夙願。而既見繡雲殊不自由，轉輒之間，竟忘前事，仍問「觀察安在」，仍作潘郎，仍聞鸚鵡呼「相公」，仍為繡雲所推而覺，仍臥西軒中。瞿然自驚，爽然自失，復啞然自笑。蓋是夕之夢，疇昔夢中之夢也。數之前定者，卒不或爽，竟有如此夢中之夢、戲中之戲，變幻於是焉極矣。